

西方魔幻故事集

XiFangMoHuanGuShiJi

耿晓谕 主编

YeBanJingHun

柳明 杜宝华 刘玉军 译



夜半惊魂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跨越八种障碍 抵达幸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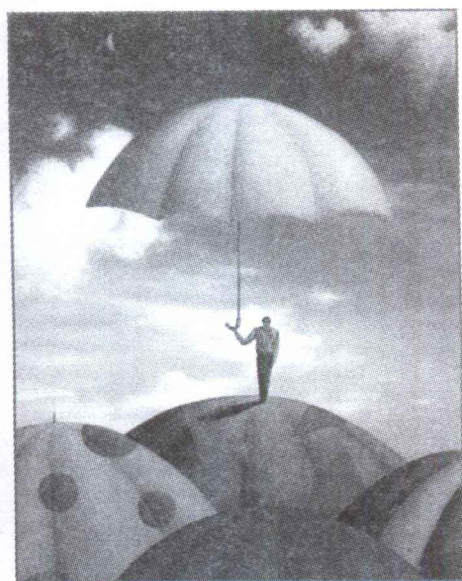
雄踞
《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一年

生活大师告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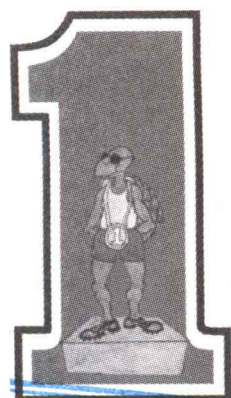
一种生活新理念

为自己着想

[美] 罗伯特·林格/著
李 斯/译



Looking
out
for
#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半惊魂: 西方魔幻故事集 / 耿晓谕主编; 柳明, 杜宝华, 刘玉军 译. — 2 版.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306-2690-6

I. 夜… II. ①耿…②柳…③杜…④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76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17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9.50 元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

客厅里，两个人正在对话。

“你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无法解释，我也不打算不懂装懂。”

“这么说，你认为那纯属超自然的现象了？”

“我们本来对什么是自然——它的力量和界限——就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断定什么是超越它，什么不是超越它呢？”

“那你相信确有其事喽？”

“当然，我从不怀疑这一点。”

周围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是鬼故事！”一个人喊道，“啊，太棒了，给我们讲讲吧！”

“呃，不，”另一人说，“我会整夜睡不着觉——不过我还是太想听听了。”

小的时候，常听人讲神秘莫测的兔子的故事。这种兔子，你只要能用帽子罩住它，或是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接触地面，它会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养过两只兔子，现在我相信，那么做是为了克服这一动物在我心里留下的恐惧。那时候，尤其

是傍晚或夜间，大人们总爱给我们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周围静悄悄的，间或能听到蟋蟀的吱吱声，或远处的犬吠声。月亮在云中穿行，有时半天也露不出面来。正凝神聆听之际，偶尔会吹来一阵微风，使得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听到最关键处，有的孩子会“哇”的一声，用手捂住耳朵。但他很快就会把手放下或松开，谁也不愿意漏掉最精彩之处。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幽灵或鬼魂的恐惧消失殆尽了。然而今天，当我面对这些故事时，我又获得了童年时的颤栗。这些故事远非儿时听到的那些所能相比，它们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尽管被吓得头皮发紧，身体收缩，但还是忍不住要看下去。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很难解释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心理是人与生俱来的。我姑且称之为“快感”。那么，人对一些可怕的场景趋之若鹜，恐怕就是要得到快感的满足。

除了幽灵小说，这里还收集了上乘的神秘、悬念和哥特小说。读者对前两种都不陌生。至于哥特小说，它是18世纪末流行在英国的一种小说。它描写恐怖、暴力、神怪，以及对中世纪的向往。故事通常发生在哥特式建筑，尤其是阴暗、荒凉的古堡之中。小说情节恐怖、离奇，富于神秘气氛。这里收集的是三部非常著名的哥特小说。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作品纯系消遣之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我可以随便列举一些作家，这里收有他们的作品。如威尔斯、柯林斯、吉卜林、史蒂文森、亨利·伍德夫人、丹尼尔·笛福、盖斯凯尔夫人、玛丽·雪莱、狄更斯等等。他们以卓越的技巧，把理智与狂妄、怪异气氛与日常现实掺为一体，使神秘故事远远超过只供消遣的水平。鬼怪、幽灵、闹鬼的房屋等在他们笔下都显得

极为真实可信。

这套书的诞生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要反复筛选，把最具可读性的作品呈给读者。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故事只能在白天翻译和抄写。晚上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惊人的勇气，因为你面对的是一扇总也关不上的门、一个已死多年人的突然造访，或是你床下的细微的呻吟声等等。它的译者每每被惊得不寒而栗、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读者只在夜深人静时阅读。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过，如果读的过程中你害怕了，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谈谈你刚读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家人跟你一起读。这是经验之谈，因为我常常这么做。另外，尽量不要给孩子讲这些故事。总之，你要当心，这是些非常要命的书。

目 录

颤栗的快感(代序) 耿晓谕(1)

父亲的奇遇 菲利浦·奥尔贝·德加斯佩(1)

夜半惊魂 托马斯·S·米林顿(13)

雪野游魂 岱尔利·莫瓦特(23)

C—大街的最后一所房子 迪那·默洛克(34)

麦克菲尔神父的故事 兰·宾森(49)

关不上的门 夏洛特·里德尔(58)

葬身风景的女孩 玛格利特·阿特伍德(96)

梦游先生 伊瑟尔·威尔逊(119)

神秘的长裙 玛丽·路易莎·莫尔斯沃斯(141)

琴师马斯·佩雷兹 古斯塔夫·阿朵弗·贝克尔(153)

杰里·邦德勒 W·W·雅格布斯(164)

忏悔的鬼魂 奥诺雷·博格朗(175)

沉默的女人 莱奥波德·科姆帕特(181)

科尼勒斯叔叔的故事 乔治·麦克多纳(198)

现实还是幻觉 亨利·伍德夫人(225)

恳请宽恕的老人 埃里克·麦克马克(248)

死亡兆象·····	布莱恩·摩尔(251)
在死亡的边缘·····	拉迪亚德·吉卜林(274)
哥朗热庄园的鬼魂·····	施太芬·里库克(300)
我必将复仇·····	邓肯·坎贝尔·斯科特(307)
明怡的奇遇·····	拉法多伊·海恩(319)
阿尔贝里克的剪贴簿·····	蒙太古·罗德斯·詹姆士(329)
流浪汉威利的传说·····	威尔特·司各特(340)
掘墓盗尸人·····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357)
死人的投诉·····	玛维斯·加兰特(378)
巴吉的鬼魂·····	罗汉顿·米斯特尔(385)
“北极星”号船长·····	阿瑟·科南·多伊尔爵士(403)
赤脚的乔来到爱荷华·····	W·P·凯塞拉(428)

父亲的奇遇

菲利浦·奥尔贝·德加斯佩

几个年轻的旅行家穿越魁北克对面的圣·劳伦茨来到莱维。在这儿急急忙忙弄到了一匹很有名的诺曼马，套上雪橇便又上路了。在这季节里也只有雪橇才可以帮人行路。一路上，冰雪遍野，路基被冲得不成样子。前面的路被河流阻断了。

若斯卸下马具，另外三个人也下了马。望着湍急的河流，于勒猛然抱住若斯，想把他抛下去试试深浅，或者干脆两个人一块儿跳进去洗他个凉水澡，没准儿也挺够味的。别看若斯身材矮小，却壮得像头猛象。他偷偷地笑着，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却猛一拧身，套上马匹，跨进雪橇，把行李放在前面遮挡飞溅的水花，一眨眼就把几个朋友甩在了后面。

其实水并不深，看见若斯驰过，几个人也喊叫着追赶过去。

一路上多亏有了能说会道的于勒，大家热热闹闹，一程又一程。这时，于勒又鼓弄起如簧之舌播送妙语了。阿尔奇笑个不迭，已不像原来那样反驳他了。

“你这法国脑袋好像头发梢里都往外冒智慧，但你大约也快冒完了吧。哎，那么你说点正经的吧，为什么奥尔良岛又叫巫师岛呢？”阿尔奇望着滔滔不绝的于勒。

“这很简单嘛，”于勒说：“因为有不少巫师生活在那里。”

“又是信口开河吧？”劳奇尔一脸质疑。

“真是这么回事”于勒接着说：“那些苏格兰人狂妄自信得令人难以容忍，他们从不承认别的国家有优于他们的东西存在。我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苏格兰垄断了巫士和女巫吗？我得请求你相信，咱们也是有自己的巫师。我给你说，就在两小时之前，我们经过的莱维和博蒙之间的路途上，我可以很容易地让大家认识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巫师。而且我应该让你知道，通过我头脑中父亲的幻像，你会看到一个法力很大的巫师，我亲爱的。所不同的是，在苏格兰你会烧掉他们，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能发挥他们的魔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对待他们。你问问若斯，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这些话若斯都听见了。他认为，博蒙和圣·吉恩·若力的女巫是魔力无比的名符其实的女巫师。

“说真的，”于勒继续讲下去：“我理智很清醒。记得上学时，老师鞭答我时常常念叨“努伦、吾伦”这两个词。后来我想这词语来源于河两岸的土著。岛上的居民喜欢夜间持火捕鱼，这些火光就被人当作“威欧威”，而我们国家的人民把“威欧威”看作女王。当作总在诱惑不幸的流浪者走向死路的恶魔。有人甚至说听到了魔鬼的狞笑。据说当时受迷惑的游人陷入沼泽时就能听见这种笑声，还能看见挟带着火焰的邪气呼呼地从沼泽中喷放出来。从这里走向恶魔和巫师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这是真的。”

“不可能”，阿尔奇打断了于勒：“你的逻辑就有问题，正如教授们常说的那样。你看到居民拿着火把捕鱼，就以此来推断岛上的居民称他们是巫师，压根儿就不是那回事儿。”

于勒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膀无话以对了。若斯这时接过了话

荏：

“听我说，先生们。也许我可以解释你们的疑问。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已故的父亲遇到的事情吧。”

“好好，快讲讲看，你那仙逝的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奇遇。”于勒在“仙逝的父亲”这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若斯有点紧张地看了看大家：“我不知道能否讲清楚，我既没有从父母身上继承良好的口才，又没有天生的美妙的嗓音……那时候，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他守夜时发生的故事，我们听得直打战，好像得了热病一样。好吧，我尽可能转述得成功一点。请你们耐住性子听吧。”

“一天，父亲从城里赶回家。他和莱维的几个好友作伴，一路上很是快活。作为一个老实人他爱喝那么一点酒。每次出外他总是在他的小鲨皮袋里放进去一瓶白兰地。俗话说酒是老年人的牛奶嘛。”

“淡如潮水吗？”阿尔奇有点捉弄人的样子打岔道。

“请原谅，阿尔奇先生，”若斯宽厚而亲切地说：“那不是淡水也不是湖水，而是纯真的白兰地，我已故的父亲那时候总把它随身携带。”若斯也有点咬文嚼字了。

“若斯，我觉得你引用的拉丁文恰到好处。”于勒夸赞道。

“请原谅，若斯。”阿尔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一点也没有轻蔑你先父的意思。”

“你已经得到原谅了，亲爱的。”若斯情绪平稳：“我父亲要赶回家的那天晚上碰巧漆黑一团。他的朋友竭力挽留他住一夜再走，而父亲又急于当晚赶回家中，执意要孤身一人经过拉·高黑沃的铁笼，据说这女妖已把她的丈夫都给害死了。”

“咱们一点钟离开莱维时你们已亲眼看见了，那女人——邪

恶的尤物，没眼的骷髅，坐在笼子里显得那样平静，可别相信她那瞎模瞎样，要知道她狡诈得厉害着呢。如果说她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她却专门在夜间折磨威吓那些无辜的人们，而且她还很擅长这一招。说到我先父，他可是勇敢得像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他给朋友们说他根本不害怕妖魔鬼怪什么的。他告别了朋友，跨上那匹追风赛箭的良种野马，飞一般的远去了。

“路过骷髅之地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有点像人的呜咽，西南风正像推磨似的呼呼的刮来，他稳了稳神，判定刚才的声音是风吹过尸骨时发出来的。他觉得心里有底了，又喝了一口白兰地提提神。他自我宽慰地想到，基督徒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随时随地相互帮助，也许这不幸的人需要我为她祈祷呢。他摘下帽子，十二分虔诚地为她祷告。他想这样做即便是没有多大补益，但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吧。而且他自己也最乐于并且善于安抚冤魂。他真行，以极快的速度做完了一大串祷告。没想到他这么忙乎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听到身后有奇怪的叮当声，像是铁锤撞击石头。他想这没准儿是轮胎或者马车上的零件松动了，就伸出头去看看，好像并没有什么毛病。他便扬鞭催马向前急驶，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叮当叮当的声音。仗着自己胆大，他根本不再理睬它了。

“当他来到米歇尔高地——就是我们刚刚路过的那个地方——他感到非常困倦，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不管怎么说，人不是狗，还得休息休息，我的马也累了吧。’我父亲自言自语着，他松开马具，把马拴在树边：‘去吧，宝贝儿，那儿有你爱吃的东西，和流水作会儿伴吧，晚安，我的宝贝。’

“父亲转身躺进马车里。睡了那么一阵子，他想看看是什么时辰了。抬头望望天上的星座位置，估摸着已是夜半时分。‘是

勤劳的人歇息的时候了’。

“还没来得及合上眼睛，他发现奥尔良岛好像着了火，噌地他起身跳过水沟，倚着墙篱，睁大了眼睛。他分明看见沿岸的火焰上下乱窜，好像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从加拿大各地赶来了，在这里奉行他们的子夜祭祀仪式。他极力瞪圆眼睛。平时他那双眼睛小而暗淡，这时却好像突然变得又大又亮了。他看到一幅奇怪无比的场面：一群有点像人又完全怪诞的活物，一个个安了个车轮般的大头，头上扣顶很长的尖角帽。他们全都有手有腿有脚，手是长长的爪子，但却没有身子，先生们，听起来的确不太雅观。他们两条腿直接连着耳朵，全身都是骨质的，对，像骷髅。机灵的小喽啰上唇都像兔嘴一样裂开着，裂缝里钻出尺把长的獠牙。至于鼻子，我的天哪，好像是野猪的鼻子。他们先用獠牙磨磨一边，再磨另一边，也许是想磨得更尖利一些吧。差点儿忘了，他们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有两条牛尾那么大，大约这是用来驱赶蝇子的。

“最有趣的是每个小鬼都长三只眼。于勒先生，你那博学的叔父不是常给我们读他本那像牧师经文似的拉丁文巨著吗？好像那还是他的处女作吧。那小鬼们就像书里的独眼巨兽，眼里都喷吐着火焰，把个奥尔良岛照射得如同白昼。新来的鬼们对老鬼们都很崇敬，新鬼给老鬼鞠躬，老鬼用长爪挠挠新鬼，新鬼老鬼拍手跺脚，就像基督徒们在跳小步舞一样。

我父亲看得眼睛发直，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情景越来越不敢卒睹。鬼们又蹦又跳可又不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喊出来的声音嘶哑得像憋了粗气的老牛。他们唱道：

古老的伙伴，快活的男妖
长鼻子的邻居快来报到

怒吼声声钻开淤泥
血污的蛙哥哇哇乱叫
来呀，可笑的基督徒
让我们快乐，让我们逍遥

‘该诅咒的魔鬼！’我父亲惊叫道，‘正直的人从不夸耀自己的财产，更不会偷唱别人在婚宴上喜欢的歌。他们真是糟蹋了这支歌，谁也听不出它的原样了。’

“小妖们继续唱着这种魔鬼的歌曲。他们远远地盯住我父亲，把长鼻子卷在獠牙上。”

来吧，狡猾的过客
好好当我们的贴心奴仆
来吧，啜食的猪
我的小傻瓜
肉瘤兄弟们，脓疱兄弟们
这里有个法国肉身
可以腌着吃，可以煎着吃

“‘现在我只能说，’我父亲喊叫道：‘如果我这块瘦肉连吃都还不够，你们也不必去争喝肉汤了。’

“鬼怪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降临一样，他们不时地向远处张望。我父亲也转过身去探看。啊，在山丘那边立站着·一个巨魔。这巨魔外貌并没有太特异的地方，但却高大如圣·米歇尔教堂的尖塔——我们刚才还路过了那个地方——这个巨魔头上戴了一顶有三个角的大帽子，顶上插了一大束带刺的灌木而不是像小鬼那样的羽毛，十足的一只眼恶魔。在这群妖魔中，他显然是个大首领。他手中握了一个比我们的大理石搪壶还要大两倍的

扁锅，里面盛着二十加仑的水，另一只手攥着击锤，也不知是哪条异教徒的狗从教堂里偷来的。他用力捶打着大扁锅，所有的妖魔开始连笑带跑，拍手跺脚。他们还对着我父亲伸手点头，好像要邀请他一起狂欢娱乐。

“我父亲一阵阵发抖，牙也开始打颤，像是发疟疾一样，他鼓励自己说，坚持，别害怕。再坚持一会儿，我这把老骨头还不想就这样匆匆离开人世，去给这群妖怪作伴。

“突然那头巨魔开口唱起了地狱之歌，并站在大扁锅上疯狂的敲打着，余下的鬼怪好像被火燃着一样，动作迅速，眨眼工夫便满岛狂奔乱舞起来。我不幸的父亲被乱舞的群魔弄得瞠目结舌，只恍恍惚惚记得他们乱喊着妖词：

这里是个好去处
地狱里热得太难受
嘟啦噜啦
我们走遍处处
手拉手，我们走遍处处
挥舞你的棒子
你这狂欢至乐的异教徒
嘟啦噜啦……

“哎，”若斯喘了口气，接着说下去：“虽说我父亲勇敢得像个英雄，但在这群魔鬼合演的恐怖剧中，他的冷汗像燕麦粒似的纷纷从鼻尖上往下滴。我亲爱的父亲站在那里，眼瞪得比头还要大，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不一会儿，他仿佛又听到身后有叮当叮当的声响，这声音已跟他走了好长的路程，但他完全被眼前的场景统摄住了，根本不可能注意会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他最无情

愿地感觉到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像熊爪一样扒着他的肩膀。他惊恐万状地转过身去，正和拉·高黑沃弄了个脸对脸。只见那女妖正往他背上爬，她的爪穿过笼子牢牢地抓住他。但笼子太沉重了，每往上蹦一下，她就得给摔一次，便撕裂般嚎叫一声，而那魔爪却紧紧地抓住我可怜的父亲肩膀，父亲被重重地压弯了腰，如果不是双手抓紧墙篱，他就会被压碎了。可怜的父亲完全被这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以至可以听到他那鸭子啄米般的汗滴声。

“‘亲爱的弗朗西斯，’拉·高黑沃说，‘带我跳一曲，让我的奥尔良朋友乐一乐。’”

“‘哦，邪恶的妖婆！’”我父亲叫道。这是他曾使用过的唯一咒语，而且是在他极力挣扎后使用的。”

“倒霉鬼！”于勒惊叫一声：“这场面似乎于我很合适，为了我的伙伴，我会始终像异教徒那样诅咒魔鬼。”

“而我会像个英国绅士”阿尔奇也插了一句。

“难道这不是一回事吗？”德·哈伯维拉问道。

“你错了，于勒，我亲爱的朋友，我承认异教徒行为端正，但英国人呢？如果你记得我叔叔习惯的那个叫伏尔太的无赖，他刚从学院毕业就创了看坏书的最高纪录，你知道他对国王查理七世把岛上居民驱逐出境的做法怎么看的，勒鲁说伏尔太记下了每个英国人诅咒的情况。当然啦朋友，这些事件发生在1445年也就是三百年前，想想三百年来一个粗暴的国家会发明出多少可怕的咒语吧！”

“好，我认输了。”于勒笑了笑说：“继续讲下去吧，亲爱的若斯。”

调整了一下情绪，若斯又接着刚才的故事讲了下去。

“‘邪恶的妖婆！’我父亲叫道，‘这就是你对我为你祷告的酬

报吗？我一直以为你注定要为你的罪孽受三千年的煎熬，你害死那么多人而不留情，我真替你悲哀。你不知道，我们一直想方设法拯救你的灵魂而为你祷告。而你却这样对待我，想骑我肩上像异教徒一样把我拖向地狱！’

“‘亲爱的弗朗西斯，’拉·高黑沃并不理会父亲的指谪，她又邀我父亲：“带我去跳舞吧。”她在我父亲面前摇头晃脑，天灵盖咯咯作响，好像一个装满石头的干皮囊。

“我的父亲怒目投向女妖：‘你对你的地狱朋友很有兴趣，可我不愿像头公驴一样在你那些可爱的家伙中间张牙舞爪。’

“‘亲爱的弗朗西斯，’女妖王回答说，‘我无法越过圣·劳伦茨这条献祭之河，除非有基督徒的帮助。’

“‘走过去，没问题。你这上一千次断头台的恶魔。好好走过去，管好你自己。哦，是的，我很可能携你去和你的朋友们跳舞，但这是你的恶魔之旅。上帝知道该怎样拉走你的笼窝，这鬼东西不知砸坏大路上多少石块，马上会有巡视官员发现你毁坏的道路，而这里的居民要因为你的罪行受到牵累，他们要为没保养好这条道路而受惩罚。’

“独眼巨魔忽然不再敲那大扁锅。其他魔鬼也停了下来，一起发出三声怪叫，三声毛骨悚然的怪叫，像印地安人进行血腥冒险前总要跳那种打斗舞发出的怪叫声。小岛被震颤了，狼、熊等野兽以及北面山上的动物齐声嘶鸣长啸，瘆人的声音回荡着，渐渐消失在远方撒哥纳茫茫的森林了。

“我那可怜的父亲真的以为到了世界末日，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

“那巨魔又猛地朝大扁锅撞击了三下，之后死一般的寂静掩过了鬼哭狼嚎。独眼巨魔向我那可怜的父亲伸出长臂，吼出雷鸣